

珠崖郡治的待解之谜



海口市琼山区旧州镇旧州村古城遗址。

作为封建社会行政建制，县与郡最早出现于周代的春秋时期，不过那时县比郡大，一个县管辖4个郡，但各个诸侯国内部的设置又略有不同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县与郡的关系从统管关系，演变为平行关系，后来又有了统属关系——由郡辖县。到了战国末年，郡县两级制的地方行政体系已是十分普遍。

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“郡县制”，最初设了36郡；汉代沿用郡县制，最先时有48郡，最多时扩增到106郡。元封元年（公元前110年），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，在海南岛设置珠崖、儋耳二郡，“珠崖郡”和“儋耳郡”因此成了本岛历史上有据可考的最早的行政区划名称。儋耳郡仅存在28年便并入珠崖郡，珠崖郡也在建立64年之后被朝廷废黜。

儋耳郡治所遗址在今儋州市三都镇旧州坡，向来没有异议。珠崖郡的治所遗址虽然在原琼山县（今属海口）境内，但在具体的位置上一直存在争议，尤其是在最近30年间，先后出现了“龙塘说”、“遵谭说”和“旧州说”，甚至有人认为珠崖郡治遗址并不在这3个地方。4月中旬，央视纪录片频道播出两集《千年珠崖》后，这一话题再次成为不少人关注的焦点。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图\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

在海口市琼山区龙塘镇潭口村委会大宾村南面和博抚村北面，有一块顶部平坦的高地，人称“珠崖岭”，在村民犁开的砖红壤中，总能看到一些陶片和瓦片，瓦片上大都带有布纹，看似粗粝又不失雅致。走到高地东侧，可以俯视南渡江向北流淌而去，举目东望，但见“江天一色无纤尘”，隔江便是千年古镇灵山。几棵木麻黄树下，有两块玄武岩石碑，一是原琼山市政府1998年11月所立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，正中间的5个红色隶字“汉代古城址”；一是2011年海南省政府所树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石碑，正中间有5个楷体大字——“珠崖岭城址”。

4月23日，海南日报记者到博抚村采访时，76岁的村民范光表不但指认了古时从龙塘通往府城的官道，还带记者到村子西边的城隍庙，说里面供的是“珠崖公”（但不知此公何名）。在城隍庙右侧，有一口民国六年（1917年）重修的古井——“朱崖泉”。此地的一切，看起来和听起来似乎都与“珠崖”息息相关。

珠崖岭在府城东南方向约10公里处，一直以来，官方也好，民间也罢，都将这里当作西汉珠崖郡的郡治所在。但从1985年开始，有人提出珠崖郡治应在遵谭镇，也有人认为是在旧州镇，而且都有理有据，莫衷一是。

最早的提法：郡治在龙塘

最晚从明代开始，就有人主张珠崖郡治在今天的龙塘镇。

“龙塘说”的史料依据主要有两个。

一是明代正德《琼台志》的记载：“珠崖郡，汉置，在其东南东潭都石陵村。址村。”“南潭，在县南二十里东潭都。”从距离来看古今基本一致，最重要的是有人考证出“石陵村”又名石岭村，即现在的大宾村。但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，认为迄今尚无确凿证据说明现在的大宾，就是《琼台志》所说的“石陵”。

二是简牍文书《茂陵书》（已亡佚）对珠崖郡治位置的记载。西晋学者臣瓚曾引述《茂陵书》：“珠崖郡治暱都，去长安七千三百二十四里。”臣瓚的这句话又被载入《汉书》。唐代李贤注引《茂陵书》称：“珠崖郡都郎暱，去长安七千三百里。暱音审。”

据海南师范大学李勃教授考证，珠崖郡的郡治要么叫“暱都县”，要么是“郎暱县”，臣瓚是晋



海口市遵谭镇东谭村委会的“汉代珠崖郡遗址”石碑。

初人，《茂陵书》亡于西晋，臣瓚本人有可能见过该书，因而他所引用的文字可信度较高，珠崖郡治应在“暱都县”，那里也是后来唐代崖州的治所“舍城县”，明清时期琼山县东南东潭都石陵村，即现在大宾村以南的“珠崖岭”上。

1999年3月至4月间，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琼山市博物馆组成考古队，对龙塘镇珠崖岭古城址进行考古发掘，尽管出土文物十分丰富，但考古专家从遗物的时代特征初步判断，城址应为唐代中、晚期所建，而且可能是军事城堡。

1985年：有人主张在遵谭

到遵谭镇东谭村采访时，海南日报记者发现当地有座古庙——“六神庙”，庙里有几座清代的古碑，其中一座的碑额上有“珠崖郡庙”4个大字；那里有一片地势较高的石头地，当地村民称之为“珠崖神岭”；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，这里原先还有个自然村名叫“郡内”，据说是因“珠崖郡”而得名。

1985年，琼山县博物馆馆长郭克辉提出珠崖郡治遗址在遵谭镇的不同观点。他在后来主编的《琼山县文物志》（中山大学出版社，1990）中这般描述：“珠崖郡治遗址在今遵谭镇东谭乡，据《正德琼台志》、《琼州府志》、《琼山县志》记载的珠崖神岭及珠崖古井、珠崖古庙至今仍可考证。神岭平地起峰，高几十米，珠崖古井深约10多米，井水甘甜。”

然而，郭克辉的提法被多人撰文反驳。“龙塘说”与“遵谭说”之争一时间各执一词，没有定论。

此后，二说的争议一度搁置下来。

2010年6月，海口市政府公布了65处最新文物保护单位，遵谭镇的“珠崖郡治遗址”赫然在列，次年10月还在遵谭六神庙前立碑。“珠崖郡治遗址”似乎有了定论一般。

最新说法：旧州或是真

在郭克辉的“遵谭说”之后，“旧州说”也跟着出现，此说的提

出者是海南文史专家梁统兴，2000年9月，他出版了《琼台胜迹记》，书中提出珠崖郡治遗址在旧州镇旧州村。

其实，早在1957年，广东省考古人员在海南岛进行文物普查登记时，就在旧州城址（即旧州村）发现了青砖和布纹陶片，并认定为汉代遗物。

让“旧州说”显得更有说服力的，是最近有人发现的一篇《梁氏家乘》序文。写序的人是明代海南进士梁云龙（今新坡镇梁沙村人），其中有这样几句话：“肱（梁云龙的先祖梁肱）累官金紫光禄大夫，初任琼崖守。琼州在梁陈水东、麻钗山西南，梁所置也。郡志所谓‘琼崖岭下有古珠崖郡址’是也。”

“梁陈水”和“麻钗山”是什么地方？参照正德《琼台志》所记：“旧州，在县东南四十里麻钗都一图。滨大江筑城，引小溪为壕。址迹俱在，呼为旧州，不知何代立。”“梁陈水”应是南渡江在当地的叫法，“麻钗山”当在旧州镇麻钗村一带，只是唐胄的一句“不知何代立”给旧州蒙上了迷雾，或许他真的不知道，在他之后的梁云龙却大胆地指出——旧州城址即珠崖郡治遗址。

“旧州说”的声音本来很微弱，但随着事态的发展，此说的各种证据越来越多起来。

2011年12月26日至2012年1月12日，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受海口市文物局委托，对旧州镇的旧州城址进行了实地踏查和地面钻探，同时还对旧州城的东门外侧沿东城墙和北城墙的中段，分别进行考古勘探和探沟试掘，收获颇大。

在地表踏查环节，考古人员在城址内外采集到了各类遗物，有陶、瓷、石等不同质地的器物残片，可辨器形有绳纹板瓦、筒瓦、瓦当、青砖、罐、盘、碟、碗、缸等生活用品和建筑用品，器物年代一直从汉、唐、宋时期到明清时期，其中绳纹砖、瓦与岭南地区汉代同类遗物相似；在东门外的考古勘探中，出土了少量细绳纹筒瓦残片，它们与地表采集的同类器物相似；北城墙的探沟试掘则出土较多绳纹砖、瓦和瓷片，以及极少量的绳纹板瓦残片，也与地表的同类器物相似。

考古专家认为，尽管旧州城址出土遗物极少，但绳纹板瓦的残片，与岭南地区汉代同类遗物相似，表明了大致在汉代或稍晚时期，旧州已成为当时人们活动的一个重要区域了；旧州城和龙塘镇的珠崖岭古城的形制，均为平面近似正方形的城址，但就范围和规模而言，旧州城要比珠崖岭古城大得多，其面积约12万平方米，后者约2.5万平方米；但要解开旧州城的相关历史谜团，如是否汉珠崖郡治遗址问题，还需更高层次的考古挖掘和研究。

此外，也有人认为，珠崖郡治遗址可能在龙塘、遵谭和旧州三地的其中一处，也有可能不在这3个地方，甚至很难找到真正的遗址所在，毕竟它们都缺少足够分量的出土文物作为有力证据。

人们对珠崖遗址之争，显露出了对海南这一最早的首府及其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视，尤其是那些土生土长的海南人，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一点“珠崖情结”。1994年4月15日，灵山中学一群热爱文学的年轻人，就在历史老师张昌礼的指导下，创办了“珠崖文学社”，这个文学社迄今已跨入第20个年份。



海口市琼山区龙塘镇博抚村以北的珠崖岭城址。村民向来访者讲述世代相传的珠崖郡治遗址故事。

存在争议的3处“珠崖郡治遗址”示意图。
庄和平/绘

